

今秋又见黄金叶

——摄于汉滨区早阳镇高跃村

记者 张思成



黄花盛开西坡上

□ 洪研

在农村,黄花菜这种作物一般是当不了庄稼地里的主角。大多像女人绣的花边,常常只在田间地头的边角角待着,绝不敢轻易越雷池半步,否则,结局大多都是凉凉的凉。

在那个肚皮都难填饱的年代,农夫们眼里只装得下麦子、谷子、包谷、红苕等这些高产作物,其它都得靠边站。黄花菜只好委曲求全。尽管人们都认为它是一道好菜,但比起萝卜、白菜、春不老来说,它毕竟当不了家常菜。

炎炎夏日,黄花菜使尽浑身解数,翠叶葱葱,花朵艳艳,从夏开到秋,也无法成为农人们的宠儿。在大多数人的眼里,黄花菜只不过是妇人下奶的菜肴,男人吃了,还会被笑话。因而,在安康这个地方,黄花菜想成气候比较难。

一日,友人邀约一批本地大咖到瀛湖镇西坡村赏黄花。心里纳闷,黄花菜有何看头,又能有多少呢?

及至,目之所及,颇为震撼。洋洋千余亩的黄花像一大片黄云裹在云雾缭绕的山巅。稍后,云雾散去,蓝天白云下,黄花菜像淳朴的姑娘,一群群、一队队迎风起舞,十分壮观。

看着这成片热情奔放的黄花,我不禁为他们花落谁家而发愁。这时,一位精明能干的小伙子自报家门,开始为大家普及黄花菜的常识。他说,黄花菜也叫萱草,不仅有健胃、通乳、补血的功效,还有较好的健脑、抗衰老功效,因其含有丰富的卵磷脂,对增强和改善大脑功能有重要作用,同时能清除动脉内的沉积物,对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脑动脉阻塞等症有特殊疗效,故人们称之为“健脑菜”。

第一次听说黄花有这么多的功效颇为吃惊。偷偷用手机在百度上一查,果然如此。与之攀谈方知道,原来这位侃侃而谈的小伙子叫邓富强,是瀛湖乡情现代农业园聘请的代理商。听了他的介绍,向来不被人们重视的黄花菜,这一回,在高高的西坡山巅,美美地作了一回主角,成为摄像机、照相机和手机捕捉的焦点。那些记者们、作家们、摄影家们、书法家们还有闻风而来的酒店老总们,纷纷围着黄花菜兴奋地拍摄着、讨论着,仿佛在这大山之巅寻到了千年不遇的宝贝。同行的美女们身着汉服,抚琴于黄花之间,仿佛是在为黄花弥补那一段失落的漫长情怀。琴声悠悠,恍惚带着大家回到两千年前的岁月。一位妇人手捧萱草,向屋子的北边空地走去,她要将对远征在外的丈夫的思念,种在这每天能看见的地方,借以解愁忘忧,从此,黄花便又多了一个名称“忘忧草”。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人都喊“压力山大”“愁愁愁,愁白了少年头”。不说这黄花菜的营养价值,单是“忘忧草”这名字,一定不缺下家。这让我想起前些年电视上天天播出的一则广告,“熬啊熬啊,熬成阿香婆”。心里感叹,黄花终于熬出头了。

徜徉在黄花地边,大家都觉得这园区的主人真是一个怪人啊!

在园区的小会议室,大家才弄清楚,那个长相酷似鲁迅的人,就是园区的主人罗长森。他浓浓的卧蚕眉,招风耳,黝黑清瘦,不善言谈,从其简单的话语中,大家看出来,他就是一个实实在在想干点事业的人。他说,他前些年在外挣下一些钱,但看到周围的乡亲们大多还过得比较清苦,就想回来带动他们共同致富,因此,就给园区起了个“乡情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个饱含泥土气息的名字。合作社成立于2016年10月,以“园区+农产品+农户+旅游”为发展宗旨和方向,目前带动贫困户58户,192人实现了脱贫,实现周边群众300余人就业。

黄花有耐瘠、耐旱的本事,它对土壤的要求也不高,这正像了耕耘在祖国大地上千千万万的农民。有罗长森这样吃苦耐劳、坚韧刚强的中国农民企业家,在党的富民政策引导和扶持下,西坡上的这片黄花菜将越开越灿烂。

生活写意



罗长森 摄

稻香

□ 李永思

稻花飘香的时节,每当遇见长势喜人的稻谷,每当听到阵阵响亮的蛙鸣时,思绪就像翻飞的北雁,我禁不住会想起两块稻田……

这两块稻田,是我家的。每当想起它们,内心总会升腾起一缕苦涩和心酸;距离村子较远,交通不便,“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地时,没有几家看好这两块地。当时田地的分法有两个参考要素,一是“人七劳三”,“人七”指的是人头占七成,“劳三”指的是一个劳动力可以多分三成土地。如果哪户人家的人口多,劳动力也多,那么,这家分的田地就多;二是根据田块的产量,哪块地的黄土厚,平时队上施的牛粪猪粪多,土地的肥力好的话,产量就高;相反,产量就低。如果想分到高产田,分的田地自然就少,相反,分的田地就多点。

我们家当时有9口人,可劳动力只有父母和大哥三人,村子附近的田地产量是一亩1100斤,距离村子越远的土地产量越低。夏渣子的土地距离村子最远,当时定的产量是650斤。因为我家吃饭的人口多,要想吃的能过关,没有土地做保障是不行的。父母经过再三思虑,最终选择了夏渣子产量最低的两块大田。这么一来,我们家的人口最多,当时在队里分的田地也最多。

种这两块田,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放水不方便。几十年前,村子周围的土地全种着庄稼。那时,村子那么小,土地那么广。每到上半年,碧绿的麦浪、金黄的油菜花包围着小村;一到下半年,则是一大块一大块蓬勃的稻田包围着小村,稻田的上面飞舞着颜色各异、大小不一的蜻蜓,田坎上,奔跑着一群追逐逐蜻蜓的孩子。记忆中的村子如一幅画卷,虽不是江南,却胜似江南。

栽种水稻是需要水的。过去,恒惠渠总是满满当当的,血管一样与恒惠渠相连的小沟里面的水也是满满的。哪块田地缺水了,放水员带上铁锹,清凌凌的渠水很快就会流到那里。土地到户以后,水由田主人自己安排,因为放水员太多,要想随时放水根本不可能,往往要等很长时间。

我家的两块稻田,因为跟别村相连,属于拖把子田,放水时要利用别村的

水沟,同时要考虑上游的地块优先放水。这么一来,我家的两块稻田白天是很难放到水的。记忆中,父亲每次都是吃完晚饭带上铁锹去放水,每次回家都已天明。一回到家,他饭都不吃,倒床就睡。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几年,夏季很少下雨,太阳火辣辣的,拖把子田根本放不到水,我家的两块田更没指望。眼看稻田发白,稻秧发焉,别人着急,父母更着急。怎么办呢?

让人想不到的是,有聪明人发现了商机——从自家的井里抽水卖。无论怎样,有水就有指望了。为了一家人有饭吃,父母想尽办法预交水钱。即使这样,当时还面临一个问题:我家的水田高,附近的水沟低,抽来的水不能直接流到田里。怎么办呢?困难是难不倒父母的,父母经过商量后说:“我们用盆子浇!”清楚地记得:我们兄弟四五人一字排开站在沟里,待水蓄的差不多了,便用

盆子舀水浇。舀一盆,直起身子向前倒一盆。你一盆,他一盆。二哥快,三哥不慢,我当时还小,却也不想落在后面,兄弟几人好像在比赛。有谁累了,其他家人就主动替换。父母呢,则巡视水流到什么地方了。一句话,没有人闲着,一家人确实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当时的天气虽然炎热,但我们的劳动热情不低,大半天时间,我们家两块两亩五分稻田的角角落落都浇到了,事实验证了“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干活”“众人拾柴火焰高”等一些俗语是富有哲理的。

因为经历过那样的岁月,兄弟俩从小就知劳动的可贵:劳动可以克服困难,劳动可以增强体质,劳动能保障有吃有穿……因为小时候头脑中就有这样的意识,兄弟们在长大后没有谁好逸恶劳。因为勤劳,虽然没有多么富裕,但一个个的日子过的还说得过去。

眼下,由于外出打工的增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种稻的人越来越少。但每当看见稻田,我就会想起过去,就会沉浸在稻香之中……



「生态安康·秀水之歌」

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



龙腾汉江

向阳/摄



江南如画

储招贤/摄



霞光映射新四桥

皮勇维/摄

公私合营

□ 赵均培

笔者手中藏有几张有关公私合营的票证,借助本刊以飨读者。

公私合营是新中国成立后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大体上经过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两个阶段。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是在私营企业中增加公股,国家派驻干部(公方代表)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1954年9月2日,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1956年8月,安康县基本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4143户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票据话安康

